

仙傳長卷圖考  
三行少年老評

仙傳長卷圖考  
三行少年老評  
家庭現形記



文振社  
光緒卅三年



家庭  
小說  
家庭現形記弁言

立憲何在、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何在、在改良家庭、今日家庭之狀況何如、平、僕不敏、莫知其詳、以僕之眼光、觀于今日之家庭、誠岌岌可危、識字者不多、覲通文藝者尤鮮、改良改良、固非若輩所能通曉、其究竟、尤非艱深文語、及一切道德家言、所能輸貫其腦膜、意見所及、因刺取古者稗官稱述之意、以小說體、一暢言之、紀實與否、寓言與否、海內小說家、當有以判我、一支秃筆、隨題敷衍、隨手煞去、無所謂章回節目、大雅先生、有怒我罵我教我者乎、願洗耳聽之、光緒丁未夏仙源蒼園作于崇川學舍

家庭現形記

著者仙源蒼園

評者二門少年老

(一)

蒼園曰、世上最難談的話、莫如家庭、這個內容、大概分四層、第一層父母、第二層兄弟、第三層兒媳、第四層子姪、有了這四層、就高碰額頭、低碰膝、那些奇奇怪怪的情形、囉囉、嗶嗶的言語、就說不盡了、若是那些小說家、懂得這個實在的內容、拿來做短篇小說、那是說不盡的話、用不盡的材料、常言道得好、「清官難斷家務事。」可見得這家庭狀況、一言難盡、總而言之、這個裏面、不外兩樣的人格、一個和平、一個激烈、主和平的、大家忍耐些、退讓些、吃點虧、上點當、關起門來、總是一家、然而一定照這樣說法、那就都是文王的好百姓、我這本小說、亦就做不成功了、因為不肯吃虧、不肯上當、所以就

家庭現形記

二

專門用激烈的、手段、處處鬧脾氣、處處起風潮、遇着那個主和平的、他還叫他是陰貨、或者罵他是奸臣、碰着這種不開通的人、亦只好是聽他去了、我今日編這本小說的宗旨、就是勸諸君、在家庭、中學做陰貨、學做奸臣、果然能夠學出了師、就是保守和平的秘訣、但是諸君、要明白了這陰、奸的、實際、怎麼叫陰、奸的、實際、呢、大概對上層的人、不必說什麼孝、一個順字就夠了、我心裏常想、古人所說的話、多半是哄後人的、沒有什麼用處、猶如那些珍奇古玩、陳列在那街市上、光怪陸離、實在是可愛可貴、究竟不是普通上的用品、沒有幾個人、能夠買得起的、到不如開個青菜豆腐店、家家用得着、人買得起、即如我們從前讀書的人、開口讀的是「其爲人也孝弟」講的是、「大學之道」你問他的什麼孝、他竟可以逼得母親上了吊、所以我勸諸君不必說孝、只要一個順字、就是這個意思、然而這種話、形式上、似乎近

于激烈，一向不過在我心裏，不敢出口，若是信口道出來，差不多的人，必要加我一個毀謗聖賢的罪名，指爲狂徒，目爲逆種。若在如今這種世界，一樣把我當了革命黨呢？其實是黑天冤枉，我說的這番意思，不過勸人說得到，就要做得到，不要口裏講的是忠孝節義，做得却是奸盜邪淫，那就辜負了聖賢的話了。

至于對平等人，或下一層的人呢，就要講點公德去了。私心裝糊塗，學吃虧莫討便宜，莫佔面子。如果真正學到這個陰奸的地步，不但是沒有什麼風潮，還有許多實實在在的好處呢。我從前記得古人有兩句話，說道：「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世上最難得者兄弟。」話是不錯，但是據我的眼光看起來，這兩句話說得太好，還是用不着倒不如改：「天下無不是的兄弟，世上最難做者父母。」改得有理這麼一改，似乎頗合今日普通家庭上的情勢，請諸君

慨乎言之

此種事  
理可以  
不解之

家庭現形記

四

閉目想想看、

我還有有些家庭上不解的心事，多時梗在心裡，今日索性與諸君談談，那個憂憂抖抖的明君堯皇帝，偏偏的養了一個不肖的丹朱，那個大大的孝子舜皇帝，上層碰着一對不講理的爺娘，下層碰着一個要謀死他的兄弟，還養下一個不爭氣的兒子，那個把舜帝殺了的伯鯀，偏偏的養個兒子做了皇帝，司馬牛也算得是聖門高弟，偏偏的哥哥殺人，柳下惠爲三公，講了一世的清介，偏偏的兄弟做强盜，再想起那周公來，是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兄弟，成王的叔父，自古道周公之禮，要說起他的家法來，自然沒有不完全的，偏偏的還有管叔、蔡叔這班兄弟，放他的謠言，敗他的家法，常言道：「一母生九子，九子九樣心。」照這樣說起來，竟用不着什麼家庭教育了，請諸君再想想看、

然依我的愚見看起來，所說的這幾個上古人物，不能怪他教育不善。這却是不受教育的緣故。即如舜皇帝這種兄弟，也算稀奇罕有的，想謀害哥哥，還想佔他兩個嫂嫂作婆娘，這種境地，如梁平常的人，必定要鬧個勢不兩立，他竟能裝個糊塗，始終不動聲色，是陰貨是奸臣終久能感動了兄弟做個好人，這不是善于教育的苦工夫嗎？至于他兒子不爭氣，這大概是不受教育的劣種。舜皇帝養的却是劣種，我又如堯帝做一代明君，豈有不曉得教訓兒子的道理，司馬牛、柳下惠、周公等人，豈有不曉得勸化兄弟的道理，大概這樣劣種人的性格，多半是頑梗不化，本來的天真，汨沒淨盡了，你和他講教育，猶如那石上栽葱，決定的沒有影響，而且他習染已深，好歹不辨，居心是自甘暴棄，忠言不入耳，好像這害病的人，情願死，不吃藥，那就是請了扁鵲、華陀來，亦是無法可治了，所以我的愚見，既要家庭和好，必定要注重幼稚教育，不



要使他習慣壞了，習慣善良，自然的肯受教育。家庭中多一分教育工夫，即長一分道德的思想。一家男婦大小，腦筋中都貯了這個道德的思想。那些什麼怪魔戾氣，自然沒有的了。但是我們現今家庭上，從前又沒有講過什麼教育不教育，稍懂些世故的人，還可以和他談談說說，若是那些橫暴的人，和他講這個道理，真不相似，對牛彈琴，因此家庭上的風波不斷，鬧出許多多的笑話來，而且還有一層講究，前番那些做父母的，亦多不懂得教育的道理，說既不懂得這個道理，那就是堆金積玉的教育，他亦是沒有什麼效果的。錯不在下時常聽見那做父母的說道，我爲了兒子，花了多少銀錢，費了多少氣力，這麼一切普通的話頭，他的意思，我也明白，不過以爲我做上人的義務，也算盡到極點了。就是教育兒子的話，亦沒有那一件不說到了。何以這些做兒子的，還多半是不爭氣的呢？我不懂所以這個大大的問題，

衡情度理  
非個中人  
不能道

不能不和諸君研究研究，若說他不曾教育，那做父母的，必定說你這句話，說到外國都說不去呢。在下仔細想想，確確乎是認真教育了，究竟還是不明這個教育的原理。我今天且把那做父母的舊時習慣，畧爲說點，大概做父母的人，開頭養了個把兒子，那是萬里江山，都沒有這樣值錢的，若是接連連的，養他五、六、七、八個，這就未免有點討厭了。即使不討厭，那許多兒女，成人長大，摠有個賢愚不等，做父母的，平素言語之中，或者就不免有些偏愛護短之處。這亦是人情中的常事，不足爲怪。然而又或有一等父母，說起話來，不慚不尬的，當講不講，當罵不罵，講了又講，罵了又罵，那些兒女聽了，背後都嫌他煩碎，說他囉呢，又碍着他，是個泰山帽子壓着，敢怒而不敢言。因此各懷鬼見，釀出無數的嫌疑來，久而久之，甚至于父子衝突，母子爭毆。這個原因，大概就是知教育而不知所以教育的講究。

所以我有幾句話，要勸勸做父母的，古言道，「不痴不聾，不作阿家翁。」爲什麼做上人的，還要裝痴裝聾呢？豈不是怕了他們做兒女的嗎？這却又不是的，常言道，「冤仇結父子。」又道，「多兒多女多冤家。」這亦是前人閱歷過來的恨氣話，所以世上勸人的口頭語，說道，「兒孫自有兒孫福。」又說什麼「一朝天子一朝臣。」這些話，無非是勸做父母的，裝點模糊罷了。其實父母的言語，不問他是煩碎，是囉唆，總是巴不得後輩一個勝似一個。一代高似一代，這是父母愛子的公同性質，即使父母待我，有點兒偏僻，我自問如果認真不錯，父母亦斷不偏僻到底，所以做兒女的，果然是問心無愧，看得遠，見得到，家中斷沒有不和睦的道理，然而這些話，很難說的，照目下這種世界，又到那裏去找許多的好兒女來呢？所以在下編這本家庭現形記的意思，與別的小說家不同，我不要再博諸君一笑，亦并不想以筆墨見

倏然而來

長、實在是於改良我、這新世界、的普通家庭、上有無窮的、希望、呢。我編的這件故事、確不是杜撰的。是實實在在、有對証的、請諸君代我擴充起來、無事在家庭上、茶前酒後、和那向陽曝背、圍爐烘火的、時間演說、演說、那就不辜負在下區區的一片心了、

(二)

話說這一天。外面轟轟湧湧的。耳膜裏聽得人聲嘩哈、不覺的信步走出學堂門外一看、拿棍棒的、丟亂石的、嘴裏亂喊道、(打打打、弄死了一個、就安靜了、)正在打得不亦樂乎、忽地裏跑了一個進去、隨即持把刀出來、口裏叫道、(今天老子殺了你、再殺我自己、抵你命罷、)幸喜經旁人竭力的攔住、不然、幾乎鬧出人命來了、我彼時找不着情由、嚇得口呆目瞪、然而看他那種勇敢、直前的氣概、若。是。用。他。去。捉。那。些。什。麼。革。命。黨。真。真。算。得。政。府。

這小孩兒  
教小騙子  
唱果是狠  
好吃的

家庭現形記

一〇

裏一個大大的功臣。或是叫他去殺那個廣東欽廉的亂匪。只怕頂子也保舉紅了。真奈他不去捉革命黨。又不到廣東去投効。只用在這個圈兒裏。究竟不曉得爲什麼原因。只因爲這一番鬩開。旁觀的人。便隨口編了一個歌

兒唱道、

今日打。

明日打。

打來打去打自家。

你也殺。

我也殺。

除了家法有王法。

勸君不要打。

勸君不要殺。

摸摸心。

看看大。

可憐老子娘。

兩個白頭髮。

什麼我。

什麼他。

關起門來是一家。

哥哥啊。

兄弟啊。

一陣心酸眼淚下。

不該打。

不該殺。

鬧了一場大笑話。

諸君聽他唱的這幾句歌詞，便曉得這個大意了，你問他這是那一家呢，就是那個什麼卜成仁的本家，兄弟四人，名次排列四個字，叫做卜仁、卜義、卜道、卜德，他父親名叫逢時，母親杜氏，年紀都上了七十多歲，他的家世，本來是半耕半讀，到了逢時手裏，世界已經大變了，所以四個兒子，有讀書的，有經商的，亦有學習武藝的，逢時本是一個極精明的人，文畧武備，兼而有之，可惜命運不佳，一生勞碌，做點販賣生意，養家餬口，自從生了長子卜仁，就一心專注在讀書界上，延師教讀，那卜仁自幼兒生得老實，所以讀書亦肯用心，只可惜僻處在荒村之中，彼時又沒有什麼學堂，只讀了幾句舊書，做了幾句入股，其餘外面的情勢，不甚了了，因此見識不多，秉性又近于懦弱，後來他那幾個兄弟長大了，脾氣乖張，時常吵鬧，卜仁氣得無可奈何，只得背着人，出幾點眼淚而已，內中卜義稍爲平和些，那個什麼卜道、卜德，弟兄

社會上普通習慣

大抵皆然  
可勝浩嘆

兩個秉性是極聰明人，亦生得一表非凡，可惜美中不足。開口來便是罵動起手來，便是打。聰明人如是如是他那兩個對起嘴來，交起手來，猶如餓狗搶屎一般。勸也勸不開來的，而且還有些特別的脾氣，猶如南京人的話：「不怕家裏天火燒，只怕陰溝裏跌一交。」他們就沾染了這麼一點習氣，空心大老官的架子，那是少不得的。所以後來卜仁考了一名縣學，補了一担窮廩，剛剛的碰着停了科舉，家中又吵吵鬧鬧的，不得安身，從此就出外謀生去了。卜德讀書不成，弄了一個武秀才，兩個肩兒夾着一個頭兒，年年擡着這個模樣，卜道雖是性情粗躁，究竟年紀大些，人亦生得伶巧些，自幼兒跟着他父親做做生意，後來自己出門東奔西跑，弄了幾年，張羅些本錢，就開了一個廣貨店，生意狠好，因此局面越弄越大，少不得弟兄們總要增光些，他們平常的口角是非，就是因為這些小事，鬧出大大的笑話來。這天鬧轟轟

的原因。亦是卜德心裏。眼紅他哥哥。穿德光輝。吃得快活。吃起醋來了。言語之中。未免不是衝犯了卜道幾句。所以就你一句。他一句。鬧得個嗚呼哀哉。旁觀不知道的。以爲爭什麼。山塲田地。其實是幾句不值錢的閒話。這個就是他們那天打啊。殺啊的根。理由。至于他們平日對待的情形。那是王媽媽的裏脚布。臭而長。且等我慢慢的理來。說與諸君聽罷。

他們那天鬧開的時候。恰恰的卜逢時出門經商未回。卜仁又在他岳丈家裏處館。卜仁好在岳丈家春一同帶去了。是帶家眷想必無可奈有單單的。只有卜義在家。他平素言語短切。肚裏有話。口裏達不出來。所以彼時站在一旁。眼中看得出。火。竟不知如何開口。苦了卜義加之他那弟兄鬧起來。亦不由分。解可憐把個七十多歲的老娘。急得亂跳亂嚷。跪在地下。叫道。小老子啊。罪過你們要打就打我。幾下罷。要殺就先殺了我。罷可憐你老子白髮花花。苦到如今。受盡了。



的風霜雨雪。也是爲了你們幾個冤家。巴不得多賺幾文錢。把你們大家享受。你們摸摸心。想想看。可憐出世尺把長。好容易望到你們成人長大。教養婚配。用盡了銀錢。費盡了心血。到今天。仔望你們養兒防老。那曉得你們這班沒良心的東西。今天有了三斤氣力了。會賺幾個含口錢了。眼睛眶子裏。沒有老子娘了。這裏杜氏。一面說。一面哭。劈劈拍拍。猶如放鞭炮一般。他那弟兄兩個。扭住頭髮。強如耳朵聾了。挺挺通通。好像水碓裏舂米一般。正在不得開交。內面忽地跑出兩個年輕婦人來。齊聲說道。好了。好了。不要打了。回去罷。回去罷。噫……奇怪得狠。這麼一叫。兩人竟鬆了手。真真奇怪看官。你道這兩個婦人。是誰。原來就是他們弟兄的老婆娘。哦難一個姓崔。一個姓史。死常言道。『討了一個媳婦。就賣了一個兒子。』我也是人家的兒子。也娶了婆娘。這句話。我從前心裏。狠不悅服。照今天這樣看起來。竟有點道理。

纔知道前人所說的話實在都是閱歷過來的。你看他們弟兄七十多歲的，老娘說不聽的，罵不信的，哭不進的，他那婆娘這麼輕輕的，兩句就平風息浪，娘子軍的威風，真正是了不得的。

(三)

因爲他這一說，卜道同卜德便在地上爬起來，口裏雖還是亂罵，那個風潮已經息了。平息大半了，崔氏和那史氏，各人拉着自己丈夫的手，拍拍身上的灰塵。口裏噤哩咕嚕的，亦不知道說些什麼。一溜煙的拖了進去。旁觀的人亦漸漸的分散了，這一齣把戲，從午後鬧起，一直鬧到此刻，壁上的自鳴鐘，鏗鏘鏘的響了六下了，家家都關着門，點着火，吃晚飯的時候了，鬧過之後，孤單單的，剩了杜氏一人，一團兒坐在地下，眼淚汪汪的，頭髮稀散的手足，冰冷的，沒有一個什麼人去理會他，看他那種景況，不弱似破廟門口一個

討飯、婆、在下說到這個地方、心裏不覺得一陣、一陣的酸痛、眼淚亦撲簌、簌的、下來了、咳、可、憐、可、憐、約莫過了個把時辰、纔出來了一個小孩子、大約六七歲的光景、跑到跟前、攢在他懷抱裏、喊道、婆婆啊、這麼黑漆漆的、你一個人、坐在這裏、做什麼、你拿一個錢、把我買糖呢、杜氏心裏又痛又惱、看見這個小孩子、不覺得又出了幾點眼淚、眼睛泡兒、紅通通的、話說到嘴、唇上、喉嚨、又硬了、半晌說、不出一句、傷我也那個小孩子又說道、婆婆啊、你起來回去吃飯罷、爹爹同叔叔都吃過了、要睡覺了呢、杜氏想了一想、不得已、自己慢慢的爬起身來、揉揉腿、腳筋麻木了、站立不住、扶着那小孩子說道、兒啊、那個叫你來喊我呢、那小孩子答道、我跑在你房裡、又到廚房裏、找了半天、不曉得、你到那裏去了、我就跑到這外面來找你、杜氏聽了、長嘆一聲、就牽着小孩子的手、說道、兒啊、你走前面、不要受了、驚嚇、我同你一路回去罷、可

憐一步一步的、捱到了堂前、他們夫妻、已經各人關起門來、到房裏去了、那小孩子在外面喊道、爹爹啊、我找到了婆婆了、喊了半晌、沒有一個人答應。那小孩子又喊叔叔啊、婆婆回來了也、沒有人作聲。杜氏捱着餓肚、走到房裏、東摸西摸、找到一盒自來火、點了燈、便和衣倒在床上、睡著、那小孩子也跑回他母親房裏去了、你道他母親是誰、就是卜道的婆娘崔氏、這小孩子名叫招兒、這個名字、是卜逢時取的、因為四房纔有一個孫子、所以叫做招兒、這個命意、是想多招幾個弟弟的意思、這亦是普通家庭上、一個習俗、沒有什麼道理的、

且說杜氏走回房裏、倒在床上、這一夜想起當年一番辛苦、白白的吃了、到不如早死、一天、早安靜、一天、又想到卜義夫妻一對、猶如木雕泥塑一般、兄弟吵鬧、全不知道勸解、半句亦聽憑我做娘的、這般零落、可憐翻來覆去、睡

又睡不著，坐又坐不住，苦苦的捱到天明，眼光一陣兒天旋地轉，竟昏暈過去了，一毫不省人事，這亦是杜氏該應不死，隔壁就是卜道的臥房，這時候已經是日上三竿了，卜道醒過來，聽得母親房裏呖呖嚙嚙，響聲不絕，連忙出來一看，瞧見母親面色青的，嘴唇白的，喉嚨裏的痰聲，一上一下，大聲叫道：「母親不好了，這一句話驚動了卜義卜德，都跑向前來，卜道便找著一塊老生薑，椎碎了，沖了一碗薑湯來，一勺一勺的灌下去，是兒子到底約莫過了半點鐘頭，黃氏嘴裏哼了一聲，眼睛還是緊緊的閉著，彼時卜道的婆娘崔氏，纔慢慢的踱進房來，說道：「你們什麼事，這麼大驚小怪的。」卜道回轉頭來，霹靂的一個巴掌打下去，罵道：「我的娘都要歸天了，你還在這裏多嘴，天良發現我們好好的兄弟，就是你們這班東西，今天說婆婆不好，明天說叔叔不是，冤枉到了晚上，睡在床頭，只聽見你說這個不是，那個不是，若說不信你的，似

晚間枕頭  
上告狀想  
必是黑天  
笑大老爺一

乎說得句句都有道理。信了你的話來，就害得我一家大小不和。今日都要  
死人了。你又要搬弄嗎？這一席話，說得崔氏啞口無言，半晌不曾開口，便三  
步兩腳的跑了出去，說道：「好好好，給點面子把你罷，回頭再來和你說，個清  
楚。」卜德便插口道：「嫂嫂啊，還有什麼話說呢？我內裏和你摠是一窩燒的貨。  
良心想起來，着實可恨。今天不是哥哥這麼說，我到還不明白。雖怪旁人說  
什麼。」枕頭上告狀，一告就准。」我這回心裏明白了。卜德說着，隨又掉轉  
頭來，對着卜道說：「哥哥啊，你到，底見識比我多些。我想起他們的本事來，還  
有一點秘訣呢。卜道還沒有答應，那個卜義又接口說道：「什麼秘訣不秘訣。  
耳朵根子放硬點就是了。卜德道：「二哥，你是一個老實人。二嫂嫂亦是個阿  
彌陀佛的人。所以，你不懂得這個講究。卜道又說：「我亦不信他們還有什麼  
秘訣。卜德聽了，拉着卜道的手，說道：「哥哥，你不要嘴硬，你心裏總是明白的。」

不笑之笑  
是謂陰笑  
不哭之哭  
是謂奸哭  
真真可怕

婦人通病

英雄多忌  
內何足爲  
奇

家庭現形記

二〇

我且說點你聽聽。他們告狀的時候，先有那麼一副面孔，要笑又不笑，要哭又不哭的模樣。他還要想出幾句話來，先緘住你的口。這麼陰一句，那麼陽一句，使你聽話的人，行止兩難。你如果不信他的呢，他可以去換出一個面孔來。這副面孔做出來，狠可怕呢。卜道說，他又不是個鬼，怕什麼呢。卜道哼，你不信他的話，或者弄反了他的脾味，他就假裝兒耍，尋死了你。果怕不怕呢。卜道又說，他死了，難道就絕了種嗎。卜德道，哥哥，你不要這麼強辨罷。如果真到了那個時候，也就不由得你嘴硬了。卜德剛剛說到這裏，他那婆娘史氏，大聲喊道，你少說幾句閒話罷，這平空一聲，把床上病人杜氏驚醒了，停了一刻，口裏哼道，兒啊，你們在這裏做什麼，現在什麼時刻了。卜道接口答道，母親，此刻是吃早飯的光景，你老人家病體好些嗎。杜氏把眼一睜，說道，我那裏，害了病嗎。卜德接道，今早哥哥灌了一碗薑湯，你老人家纔活

轉過來，你忘懷了嗎。杜氏道：「哦……那麼我今早死過去了，咳……當真死了也罷，說着，眼淚珠兒滾將下來，原來杜氏上了幾歲年紀，昨晚嘔了些悶氣，所以這一病，自己都昏懂了，說罷，便掙起身來，扶着床沿坐道：「兒啊，我此刻頭目還是飄飄蕩蕩的，昨晚沒有睡覺的講究心裏猶如多時沒吃油鹽一般，未曾吃晚飯的講究肚裏又隱隱作痛，昨晚和衣而睡講究卜義道：「煮點稀飯，你老人家吃些罷。」杜氏點點頭答道：「也好，吃點試試着。」卜義聽了，便和卜道同到廚房，料理稀飯。卜德上街買小菜去了，不一時，杜氏肚裏痛得緊，便轉身小便，不料未曾到便桶的所在，便滑拉滑拉的解出來了，這是因爲受了些風寒，老年人腠理空虛，火候不足，的緣故。這一瀉，便弄了一禱的稀糞。杜氏自己埋怨自己，氣得頓足。心想許多媳婦都和我反對，又不便叫兒子前來，自己又不能動作。正在無可如何，恰好卜德買菜回來，跑進房裏，不見母親，便信口叫了一聲。杜氏不



得已，說道：「兒啊，你和我找一條舊褲來換，一換罷。」卜德不知道什麼情由，陡然聞見一股臭味，沖來，便急忙跑到婆娘史氏面前，說道：「母親，有事，你快去。」望望史氏正在房裏納悶，心想他爲了伯母的事體，牽扯起來，連累我聽了一耳朵的屁話。張家失了火，到拖累李家來遭殃，這纔是倒了幾十年臭運呢。今天晚上，若不想一個主意制服他，慣壞了他的脾氣，那真是只有君家放火，不准民間點燈呢。這麼想來想去，剛剛碰到卜德跑進房來，聽說他母親什麼事體，他掉過頭來，不睬他。卜德一時摸不着頭腦，便想了一想，說道：「哦……不錯，不錯，我方纔和哥哥說的話，是不是說壞了麼？」史氏便做出那麼一副特別的面孔，對着卜德說道：「你走遠些罷。我不是少了你這個……說了這半句，就停住了。嗚嗚的哭將起來。」這便是一面哭，一面說道：「你想你這沒良心的，我平日待你，是什麼樣的恭維，你今天這樣的踉蹌，踢我想我從前的。」

激潑

吃醋

根基。可是穿靴戴頂子的人家。我又不是走上你家來的。亦不是你家的丫。鬢使女我那事。這麽不值錢嗎。我今天要和你說個下落呢。你不把我怎樣。的安置。我是不吃你這個嘔氣飯呢。你看你哥哥穿綢着緞。你嫂嫂穿金戴銀。不像你這窮鬼的樣兒。還要擺點脾氣。你和我想個法子。我眼不見心不煩。你再討一個憂憂叫的來服侍你罷。史氏就這樣囉囉唳唳。七拉八扯的。說個不斷連。卜德聽得不耐煩。亦沒有什麼話對付他。便一溜烟的出來了。

(四)

且說卜德一頭走、一頭想、又好笑、又好氣、想道、這是我自己討屁吃、惹動他這麼一篇話、便說個不了、原想叫他去望望母親、這麼一說、反爲攔了我半天正事、急忙走回母親房裏一望、杜氏已經換了衣褲、吃了稀飯、那齷齪

笑話不可  
亂說于此  
可見

的褲子，卜道拿去，用水洗淨了。怎麼不叫你婆娘洗呢？哦，不敢。杜氏心裏着實難過，說道：「兒啊，今天爲娘的實在對不住。」卜德剛剛的走進房門，聽到這句話，便插口道：「母親，今日哥哥替你做這麼點小事，何足爲奇？他常常代嫂子倒便桶，洗裹脚布，洗慣了的。」卜道聽見這麼幾句，不候他說完，便咆哮起來，拉着卜德的子，臂，叫道：「你在那裏看見的，快快說出來，你不要在母親面前捏造，我若做了，那是，不怕人的，原來卜德是句笑話，平素說慣了的。」卜道認了，真便銖釘、碓、銖、釘，挺撞起來，幾幾乎又和前番那齣戲一樣。杜氏便勉力支持起來，攔住二人坐下，對着卜德說道：「兒啊，家常度日，那尊卑長幼名分，是要的。頑笑話要看事說，亦要看人說。就是你們在外交朋接友，不是確確實實的，知己人萬萬不可亂說笑話。笑話是狠有關係的，說得不對，那朋友誤會了，必定要和你衝突。若爲笑話鬧出衝突來，那豈不是笑話中的笑話嗎？而且這

這兩句可  
贈當道

笑話的事體。狠有道理。不是專門取笑的。例如對個人說句笑話。要對着那人的病症。改良他的習慣。你不聽見。如今新小說書上的笑話。麼。句句是說笑話。却句句是說正經話。這纔是真正有益的笑話呢。今日你哥哥和我做娘的。洗件衣褲。這是你們做兒子的孝意。亦是你們弟兄的好處。你爲何要這麼取笑他呢。卜德聽了。立起身來。就走。說道。嚙。嗚。話。你少說幾句罷。他會鑽門路。臭巴結。我却不懂這些講究。說罷。便怒冲冲的出去了。卜道正想和他對嘴。經杜氏一口攔住。說道。你究竟比他年長些。他不懂事。你用點度量待他罷了。其實他是一句頑笑話。不知輕重。你爲何就認了真。和他鬧這種脾氣呢。兒啊。你自後也要改改脾氣。爲娘的。過得一天。就成單。過得兩天。就成雙。早晚間。要少陪你們了。照這樣看起來。一句閒話。都帶不過去。將來倘若兄弟不爭氣。還能够望你們照應他嗎。卜道接口說道。你總是說的幾句。

可見父母  
難做

家庭現形記

二六

老舊話。現在我待兄弟的情。亦不過如此。他今天無故的裁害我。你還說我的不是做父母的人。心肝要擺擺平呢。卽如你那樣齷齪的衣褲。亦只有我這樣倒運的人來洗。常言道。一人善被人欺。一連做上人的。都欺善怕惡。哼。豈有此理。

杜氏聽得氣滿胸膈。半响不能開口。不料卜德伏在門外。聽得清清楚楚。復身跑進房來。說道。你這樣的好兒子。他和你洗了一件衣褲。還要罪重你幾句。杜氏想想這些兒子。橫暴的不講理。忠厚的又無用。便號天號地的。捶胸大哭。卜道坐在房裏。恨氣不過。便揪着卜德。拖出門外。二人打做一團。卜義本欲出來勸解。被他婆娘劉氏暗中止住。說道。你聽他們去罷。我們兩個都是無用的人。常言道。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他們兄弟打架。不干你事。管他做甚呢。卜義聽了點點頭。一言不發。過了一刻。又聽得耳

無用的人  
可憐又可  
惡

邊叫喊連天、心中想道、弟兄打架、那有不勸解的道理。倘若打出人命來、那時候、我還不得了呢。便一直的跑向出去、彼時、他二人已經打得頭破血流、經旁人解散了、卜義一見他兩人那種兇悍的模樣、一肚的話、又說不出、半句、來了、剛剛的事有湊巧、碰着卜仁回來了、卜仁看見這種情形、不知其中什麼來因、然而心裏、素來曉得他弟兄不和、便和他二人打了一個招呼、卜道、卜德、亦因為哥哥出門回來、說不得沒有一點見面情、亦勉強強的請教了、兩句、卜仁便拉着二人的手、一同進去、特地跑到、母親房裏、深深的作了一個揖、立在旁邊、問候了、幾句、杜氏正在哭得傷心、不曾開口、卜仁心裏早已明白、也不免出了幾點眼淚、便出來和他兄弟答話、此時卜義卜道、卜德、都坐在堂前、劉氏崔氏史氏、都一齊出來、打了招呼、卜仁便開口問道、兄弟、你們今日爲什麼這個模樣呢、我從前和你們說過、大家忍耐些、好在自

善爲說辭

己一家。究竟有什麼事體帶不過去呢。卜道和卜德，便你一句，他一句，從頭到尾，一五一十的，說了一大篇。卜仁聽了，便歎氣道：咳，這個源頭，說來說去，還是我做哥哥的，不是卜德便插口道：噫，這又奇怪，與你不相干涉。何以怪你。卜仁道：兄弟，你有所不知。我且把這個情由說與你聽。我們弟兄一般的手足，我不幸居長無能，曾記得前人說道：（長兄當父）今日父親不常在家，我又不能豫先勸化諸弟，致令諸弟失和，連累父母受氣，惹得旁人笑罵。說道某人造了孽，損了德，養了許多的報應兒子。這麼想起來，豈不是我做哥哥的，不曾教導嗎。卜仁這番話，說得卜義着實難受，說道：依你這麼說，哥哥啊，那應該先怪我無能呢。卜德道：我却不怪你，也不怪他，然而我們吵鬧起來，也非是一次。從沒有聽見人笑罵，亦並沒有什麼人說我的不是。哥哥啊，這大概是你過慮了。卜仁道：兄弟，你錯了，你卽有不是，人斷沒有當面笑

練達人情

罵你的。他說你不錯。這就是那人用的暗箭。巴不得你兄弟不和。他于中取利。或者他東邊吃羊肉。西邊吃狗肉。對你說他不是。對他說你不是。這種模稜兩可的人。世界上每每受他的暗害。所以我們弟兄們。最要緊的是義氣。有了這個義氣。外人自然不敢到我跟前說我弟兄的長短。但是要用義氣。就不可亂用脾氣。然而我們年輕的人。血氣方剛。說不得沒有脾氣。如果沒有一絲脾氣。猶如那楊花柳絮。隨風上下。這種人。生在世上。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却是用脾氣的事體。要用得恰當。比如近今用的手鎗。本是一件利器。拿來保護自己的身家性命。豈不是極好的嗎。若是倚着這件東西。去殺害旁人。那又豈不是自取滅亡的禍種嗎。兄弟你們想想看。這話是不是呢。卜德不會答應。卜道便起身說道。哥哥這些勸世文的話。我也曉得說。如今這種世界。就是那三歲牙兒。亦懂得說這麼幾句。然而要實行得到呢。若是



剛復自用  
那得不開  
脾氣

說來亦頗  
中聽

家庭現形記

三〇

我。平。空。躡。踢。你。幾。句。就。是。你。這。種。陰。脾。氣。恐。怕。你。也。未。必。吃。得。下。況。且。你。不。狠。居。家。你。不。過。聽。見。這。麼。說。說。而。已。如。果。當。場。的。時。候。你。聽。見。這。些。話。不。怕。你。再。陰。狠。只。怕。你。還。要。割。開。喉。嚨。來。出。氣。呢。那。裏。還。和。他。講。什。麼。義。氣。不。義。氣。你。說。的。這。些。門。面。話。不。過。那。些。旁。觀。人。做。和。事。老。的。沒。有。多。話。說。拿。來。敷衍。敷衍。我。們。兄。弟。之。間。老。老。實。實。的。說。兩。句。就。是。了。你。又。何。必。用。這。些。客。套。話。呢。

(五)

卜道這一番辨論、卜德聽了、狠以為然、便坐在一旁、暗暗的竊笑、卜仁道、兄弟啊、我這番話、你要平心想想、不是和你鬪口、你以為我講的義氣、是些客套話、那麼如今世界上、所說的合羣團體、豈不成了些屁話嗎、卜道點點頭、應道、也差不多相似、你且看如今這種鬼世界、鬼弄鬼、鬼打鬼、大蟲欺小蟲、

民智不開  
如是如是

小蟲欺毛蟲，請教你究竟團個什麼體。合個什麼羣。真真是放個屁。比這個還有點熱氣呢。卜仁道：兄弟，你這話未免太激烈了。不要這麼亂說罷。如今朝廷上預備立憲，要講究地方自治。地方自治要先講究改良家庭。若是今日家家和我們這樣家庭的狀況，那立憲萬年不得成的。卜道聽，到這裏，不覺得指手畫足的大聲說道：哥哥啊，我曉得你是個讀書人，專門的會空口說大話。如今又開了些什麼學堂，你耳朵裏大約又聽見了幾句什麼（歷險）（解糧）的新鮮話。但是我不懂這些書理。我亦曾聽見人說道：如今是個什麼競爭的時代。又道競爭二字的解說，就是和人爭，不要讓人家的意思爭得他過，便是強家。他說就是如今國界上也不講什麼道理。如果講道理，那個小小的日本就不應該欺負我們中國。這些通商碼頭什麼租界上就不應該干預我中國的百姓。這些話究竟是不是呢。卜仁道：錯到是不錯。

但是要懂得這個實在的內容。不要那麼瞎拉瞎扯的亂說。如果不分出這個界限來。那就要生出種種的流弊。說不盡的壞處呢。據你說的這番話。那是優勝劣敗的公例。一定不可逃的。至于那競爭二字。却有兩等分解。如今研究的。是道德競爭。不是那氣力競爭。這個却要分別清楚。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了。卜道說。你不要掉文罷。我又不懂得什麼道德。什麼氣力。你明明白白的說清楚了罷。卜仁道。我并不是掉文。這亦是一個社會習慣。跟風氣轉過來的。我們從前做八股的時候。開口來。摠不外幾句墨卷詞調。如今講新學世界。就不覺得換了一口的新名詞。這大概亦是自然淘汰的講究。卜道不等說完。便怒冲冲的說道。叫你不要掉文。又說個什麼（私鹽挑抬）究竟怎樣叫。做道德競爭。氣力競爭。我到就要請教。請教。卜仁道說起。這個道德的話頭來。那是講不完的大概。這個競爭心。總是進取的思想。要好的。

有治法無  
治人言之  
一笑

意思。我想了一個比喻。譬如我們兄弟之中。他待我有一分好處。我待他。就要有十分好處。又如他的品格學問。強於我。我更要用功求勝於他。這個就是道德的競爭。不肯讓人的道理。照此推行到國界上。亦不外乎此。至于那氣力的競爭呢。咳。兄弟。我到不願意說呢。卜義接着說道。哥哥啊。你索性說了罷。卜仁便以手指着卜道。卜德故意把衣袖捲起。用拳頭向前一伸。說道。喏……這個就是氣力的競爭。

卜仁這麼一說。引得他兄弟數人都忍不住的要笑。卜德便跑向前來。說道。哥哥啊。你說的話。好像有點道理。你方纔說的什麼一句話。不分別清楚。就有許多的壞處。那又是什麼講究呢。卜仁道。唉……我們中國吃這個虧的人。不在少數呢。然而吃這虧的人。亦不限定是不清楚。竟有多數的人是明知故為呢。明明的在外國是一件好事。一行到我中國來。就變壞了。所以如今

講立憲講地方自治那官府開口來總說我們民智不開資格還穀不上。這個話呢亦非怪官府過慮我們今日是家庭上的人且就這家庭上眼前的事體揀點說說卽如東西洋有個自由結婚的一說你們想必總聽說過的。怎麼叫做自由結婚呢例如男子漢和那女人常常的同在一處或同在一。一個學堂兩人的品格學問差不多性情亦合得上彼此心裏情願結婚就可以自己作主不限定要稟告父母但是兩人雖訂定了終身同在一處却斷沒有絲毫苟且的事體這個自由的原因因爲恐怕男女不相識勉強成親之後或者不是男嫌女就是女嫌男有了這嫌疑的尷尬那豈不是一世做不盡的對頭嗎所以外國的風俗與中國不同多半可以自己訂婚然而亦不限定個個都是這樣行的近來我們中國那些年輕子弟聽了這些話頭也講究學洋派自由結婚因此鬧出多少笑話反被外國人恥笑他們甚

罵得痛快

道德淪亡  
如是夫

至于清。天。白。日。裏。要。和。那。不。相。識。的。女。人。拉。拉。手。親。親。嘴。他。說。是。外。國。的。握。手。接。吻。禮。呢。兄。弟。你。看。得。這。事。好。不。好。呢。卜。德。道。那。還。要。得。豈。不。是。調。戲。人。家。的。婦。女。嗎。卜。仁。道。原。來。是。的。我。們。中。國。人。學。外。國。的。事。體。大。概。就。是。這。個。樣。兒。畫。個。老。虎。像。個。狗。常。言。道。（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恐怕就是這些人的原形，還有些稀奇的話呢。他們聽見外國人說些什麼平權自由的話頭，他就可以見了父親稱呼老兄，對着父親說母親，竟可以叫你家嫂嫂的。的確你問他發什麼瘋氣呢。他說父子平等，你若罵他幾句，他就不和你干休，以爲你干預他的自由了。真真不錯，其實外國并不是這個宗旨。我想想這些情形，真真是孔聖人料不到的。從前我們讀孟子書，說道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這亦不過是句推想的話，那曉得如今竟的的確確的出了這種人。兄弟你想想這些弊端，不是大大的壞處嗎。卜德聽了這番言語，便不覺得手舞

## 剖心之論

足踏的跳起來，說道：「唉……人生在世，是要出門見識見識，即使讀了幾句呆書，我看得也沒有什麼用處。曾記得前幾年間，哥哥在家的時候，旁人總叫他書癱子。不料如今說出幾句話來，到還通點時務，說着，便走向前去，對卜道說：哥哥啊，依這樣看起來，我們從今後，是要講點義氣纔是呢。」卜道連忙點起身來，答道：「我原來是常常勸過你的，你不義氣，叫我怎樣義氣得來呢。」卜德又道：「你不要這麼說罷，我說一句老實話，你和我比較平均起來，一個半斤，一個八兩，實在我兩人各有不是。」卜仁聽了，便接口說道：「好啊，好啊，這纔是英雄不瞞本色，要講旁人先正自己，各人存心認真，責備自己，不要苛求旁人。那就一個哈哈，兩個笑笑，萬里江山際太平，兄弟啊，這便是我們一門的幸福了。」三人這麼談談說說，狠爲投機，各人起身預備分手，那卜義坐在一旁，半句不會開口，看見他們一齊動身，他便叉手攔住，卜仁說道：「哥哥啊，

婦人長舌  
爲厲之階

慢點走。慢點走。你這麼一番勸誡，弟兄已算是說和了。我還要請教一句。譬如兩人打官司，那原告同被告，情願說和，這訟棍不肯干休，他却從中刁唆，你又怎樣安排呢？卜德聽了，連連點頭說道：不錯……不錯……究竟不開口的，人肚裏却有貨，看不出他還有這個啞謎，把我們猜猜呢。

(六)

卜仁聽了，笑了一笑，說道：這句話的道理，亦是一個大大的關鍵，不能不研究的。今日我們弟兄，總算是成了家室了。但是這婦人女子的事情，一言難盡。賢者、賢者、愚者、愚者，不能一概而論之。不過我們做男子漢的人，自己心裏要有方寸，好比船上一面舵，能夠把握德穩，不怕他江風海浪，照常一樣平平穩穩的過去。當言道：（張公義九代不分家，不聽婦人言）這句話，確確不錯，却是亦有分別。如果他說的是正當當的話，那說不得不聽他的。所以



全靠自己胸中要有定見。曾記得從前講故事說那姐已敗紂王的江山。人家總說姐已不好。依我說起來。還是紂王不是。如果紂王不信從他的話。那怕姐已是個妖魔鬼怪變的。究竟不過是個女人身。他能有許多大的勢力呢。所以人家兄弟不和。每每埋怨內人刁唆。錯是不錯。其實亦不盡然。總而言之。不問好歹。平日斷不能過于寵愛。寵愛太過。他就自然漸漸的放起來。你上了他的圈套。受了他的暗害。自己還不得明白呢。要曉得夫妻之間。和那天地陰陽一般。沒有什麼稀奇了不得的。常言道（上床夫妻下床客）。這就是夫妻相敬如賓的道理。能懂得這個道理。夫有夫綱。妻有妻德。自然的一家和順了。卜德道：哥哥啊。依你說來。夫妻是要客客氣氣的。但是我聽見旁人有兩句話。說道（朋友面前莫說假。妻子面前莫說真）。這兩句話。我思想實在不通之極。你想世上的人。那有和夫妻這般親愛的。爲什麼不

要。和。他。說。真。話。呢。卜。仁。道。這。句。話。非。怪。你。疑。難。大。凡。一。句。現。成。話。無。論。是。古。人。今。人。說。的。大。家。這。麼。傳。述。其。中。必。有。至。情。至。理。斷。不。是。沒。有。見。解。的。他。勸。人。在。妻。子。面。前。莫。說。真。話。這。亦。有。個。萬。萬。不。得。已。的。苦。情。兄。弟。啊。這。話。說。起。來。狠。長。呢。我。回。家。半。天。還。沒。有。和。母。親。談。談。我。在。外。面。的。情。形。匆。匆。的。亦。未。曾。稟。告。他。老。人。家。恐。怕。他。老。人。家。在。那。裏。盼。望。呢。我。們。暫。時。告。別。回。頭。再。談。罷。說。了。便。一。直。的。跑。進。他。母。親。杜。氏。房。裏。去。了。

且說杜氏看見卜仁回來了，即刻止住不會再哭，又聽得他們弟兄談得津津有味。亦巴不得他們聯絡聯絡，所以并不出來。惟想打斷了他們的話柄。這亦是父母暗地裏愛子之心。此刻看見卜仁走進房來，便強作笑容問道：兒啊，前天大雨，你路上曾遇到雨嗎？此番是船來的，還是坐車來的呢？卜仁立起身來說道：路上還好，並沒有遇到雨。孩兒因為車價太貴，河乾小淺，船

趣語解頤

實情話以  
趣語出之  
妙極

不好行。是慢慢走來的。杜氏聽了，連忙說道：「那麼我去燒些熱水。你洗洗脚罷。」父母愛子之心又道：「兒啊，車價太貴，你就多出幾文就是了。又何必吃這個辛苦呢？」卜仁道：「孩兒行走慣了，并不覺得什麼辛苦。而且這麼走走，筋骨強健，血脉行動，并省了二百來錢呢。」可見得平日不肯妄費杜氏聽了，笑笑，隨卽走出房門，預備去廚房燒水。卜仁攔住，恰好卜義聽見，便叫他婆娘劉氏到廚房去了。杜氏仍舊走回房中，叫聲卜仁問道：「你會吃飯沒有呢？」卜仁道：「沒有呢。我此刻不餓，回頭再吃罷。」卜德在門外聽見，一頭笑進房來，說道：「哥哥啊，我今天要掉一句文了。從前孔夫子說什麼發憤忘食，真是不錯。我們這麼一番辨論，你就可以當了一餐飯。照如今這樣貴的米價，一担米要賣十多塊洋圓，那是不能不打打算盤呢。不管他三七二十一省了一餐，至少也省了兩碗。大家照這樣省法，包管米價漲不起來。如果他再漲，我們大家團起體來，合起

羣來不吃這個米。哥哥，你看得這個主意好不好呢。杜氏聽了，忍不住的，笑道：你哥哥和你說的正經話，你偏偏的喜歡說鬼話。你不吃米，吃什麼東西。長天的呢。說着，劉氏端了一盆熱水出來，卜仁接過，洗了腳，換了襪，一家兒，男婦大小，仍舊團聚在一處。杜氏對着卜仁問道：兒啊，現在你內人身體何如，你打算幾時送他回來呢。卜仁道：我打算下月帶他回來，他現在身體還好。總是那脾氣乖傲，不懂得什麼人情世故。真正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孩兒亦是無法可治。杜氏還未曾答應，那卜德便闖口說道：我不信這話。哥哥，你講客氣了。你是個勸世文貼在背上的人，那有自己家裏，不會整頓的呢。卜仁道：話難說呢。好話不在多，只要會聽。他若不注意聽你的，你就是嘴脣說乾了，喉嚨說破了，亦是無用的。況且成人學好，全在自己。譬如行船一般，要他自己行動。你坐在船艙裏出力，那是冤枉用了的。所以我方纔和你們

說的那個妻子面前莫說真的道理未曾說明。你們究竟心裏明白不明白呢。卜德把臉對着他妻子一笑。又朝着卜仁說道。哥哥啊。今日你幾個弟媳。都到齊了。這亦是難得的機會。他們平日心裏總有點不相信你的。說你是個奸臣。還同你想了一個比喻。說是罐子裏起火。悶燒你。今天且把這些道理。詳細的談談。醒醒他們的瞋睡。罷。省得他們當面不說。背地裏。嘰咕。咕的說你什麼長什麼短。我聽得實在很厭煩呢。卜仁道。這個他們無知。我亦不能盡怪他們。常言道。誰人背後無人說。那個人前不說人。就是如今朝廷上。稍有點血性的人。那些小人。今天你參他一本。明天我奏他一摺。必定要使他容身不住。方纔罷手。這些官府。都是這個樣兒。何怪他們婦人女子呢。所以我今天且把這女人發脉的所在。說些你們聽聽。我想從前的女人家。亦着實可憐得很呢。大概無論貧富。到了三四歲時光。就要裹腳。

裹起脚來。那做母親的心肝。比那殺人的劊子手。還要利害些。他心裏以爲。這麼一雙大脚片。將來一定配不到好人家。要裹成一個三寸金蓮。配起那副面孔來。搽點粉兒。點點胭脂兒。就體面了。他看見那些鄉裏年輕的奶奶們呢。就掩住口來笑他。你問他笑什麼呢。他笑他上半截生得還好。可惜下半截生了一對鯉魚。就叫他一個什麼（半截觀音）。可憐那些大脚裝小脚的人生。怕旁人笑他。就把那褲脚穿得低低兒。鞋子露出一個尖兒。差不多的人。又叫他什麼（前頭賣生薑。後頭賣鴨蛋）。因此人家養了一個女兒。什麼學問不學問。不關緊的。只有一雙小脚的工夫。那是萬萬不得不講究的。所以。我想起這裏脚的源頭來。約莫從唐朝造起。傳到如今。亦不曉得害了多少千千萬萬的女人。若不幸有什麼禍事來了。跑又跑不動。站又站不久。這就是女人出了世。受第一件的活罪。咳……可憐……可憐……

(七)

再到了那十三四歲的時光呢。就天天關在綉房樓上。做花做朶。其實又沒有做件什麼美術來傳世。碰着一個生人呢。就不要命的躲避。猶如見了老虎一般。這個却是我中國的禮法。綦嚴。男女有別。亦不能一定怪他。不是。但是正當當的兒事做事。問話答話。又何必這樣的裝腔做調呢。這就是受第二件的活罪。再算到了那出嫁之後。臉皮稍爲老練些。人事稍爲熟悉些。然而你寫個扁担一字問他。或是叫他寫自己的姓氏。那是兩眼雪白的。望着你。他或者還答應兩句。說道。我們女子能夠當家理事。就是了。要識字做什麼呢。你問他家事怎樣理法。他不過洗了兩件衣服。煮了三餐茶飯。這個就算當家理事。咳。因此我們中國有句口號。說道。(女子無才便是德)人家用了這句話。就當了秘訣。就不肯把女兒讀書。還有的人。又這麼說道。

女生外面終久不是我。家過老的。我如果有這筆本錢給他讀書。到不如做些生意。或者培植我的兒子。後來還有點效果呢。所以人人存了這個見解。我中國的女子除了大富人家十個之中就有九個不識字。請教你這不識字的人。他能有大的見識呢。縱然有點見識。也不過聽得幾句。你想想這些沒有學問的女子。或者性格又生得奇怪些。再加父母嬌生慣養。到了男家來。那男子漢。又把他頂在頭上。過日子。他豈有個不放刁的道理嗎。所以那心裏開通的男子。對着自己的婦人。閒暇的時間。就要把這些關鍵上的大道理。說給他聽聽。他耳朵裏聽慣了。心裏自然要明白些。至于那個緊要的實話。爲什麼。又不要和他說呢。亦是因爲女子見解極小。眼光不大。你若和他說了一句。有關係的話。他無心之中。一樣會敗露出去。或者惹出許多的是非來。所以不說爲妙。總而言之。這個機關。全在男子手裏。卽如我們兄



弟果然。是義氣當頭。任憑他們怎樣刁唆。那是開花彈子。攻不進的。而且弟兄認真和好。他們妯娌亦自然恭順。沒有什麼刁唆的。兄弟啊。我說了這麼一大連篇。我也是照理論上推想出來的。究竟是不是的。你們想想看。我息一息氣。再和你們談罷。

卜義道：哥哥啊。你這一席話。反一句。順一句。從頭至尾。講得實在透澈得很。比那南京夫子廟說書。還好聽呢。卜德道：好是說得好。却是有些話。還要批駁呢。此刻卜仁裝了一袋水煙。在那裏吃着。不曾作聲。那卜道也說要批駁。卜仁便把烟袋放下。彼時他那母親和那些弟媳。看他越說越有精神。便一個一個的。注意望着他。卜仁又開口說道：我說話。巴不得要人批駁。我的脾氣與眾不同。歡喜要旁人說我的壞話。最恨的戴高帽子。這個高帽子我最歡喜戴。即如談話一層。一人之見短。二人之見長。多一番批駁。那說的道理。格外的加一

番透澈。兄弟啊。你們儘可以批駁。批駁不妨事的。卜德道。哥哥啊。你確不要見怪。你說的腳小不好。你嫂嫂還是一雙小腳。你說女人關在綉房不是。那麼把他放在外面過夜。好不好呢。卜仁道。唉……唉……兄弟。我不是怎樣說。你意會錯了。那有個女人放在外面的道理呢。不過不要做那小家派頭。學點舉止大方就是了。至于我內人那種腳形。亦是收不回頭的光陰了。他現在年紀花甲子。已經過了大半。沒有法子想了。將來我們如果養了女兒。那是不能要他再受這個活罪呢。好在如今的世界。上這些女子的難星。亦圓滿了。各處開了女學堂。到處立了天足會。這班小女子教育出來。那是要比從前的高上百倍呢。卜德道。依我看起來。亦不見得高在那裏。只怕比從前不識字的婦人。還要壞呢。你不聽見如今這些女學生的笑話嗎。他倚着懂得什麼幾句文理。便暗地裏和人私通書信。并且那不男不女的裝扮。金絲眼。

鏡兒戴着老牌香烟兒吃着。遇着那些年輕的男子漢，一樣的和。他攀話，世界這麼一變，他們說什麼完全新世界，我恐怕比那舊世界還破壞呢。卜仁道：兄弟，世上的人格，賢愚不等，不能一概抹煞。千粒米裏，夾一粒沙，這亦難免的。大概無論何事，要圖個完全，必定先有一番破壞。不破壞，萬不得完全的。譬如拆一間舊屋，改造一個新房子，動手拆的時光，那些磚瓦木料，弄得東倒西歪，七橫八豎的，不成款式。到了功程圓滿的時候，內裏收拾得齊齊整整，外面亦自然的好看了。你說那女子和人私通書信的事，這種敗類，容或有之。然而那從前不識字的女人，亦何嘗沒有這種勾當呢。所以這種事體，只可以怪他人格不高，不能講他是通文理的壞處。至于他那個裝扮，這大概是習氣不好，講起這習氣來，那是我中國人人都有。的。做官的，有做官的，架子的，讀書的，有讀書的，牌場的，就是那些做農工商兵的人，亦各有各的不

習與性成  
言之一嘆

同的習氣。卜仁剛說到這裏，那卜道忽然跳了起來，說道：「哥哥啊，你如今學了這麼一張油嘴，說是說你不過的，你這麼會講，爲什麼弄到今日，還是一個窮大哥呢？原來卜道言下，以爲他開了店，這些兄弟都沒有他的局面，因此想了這句話，要佔點面子的意思，其實他心裏還是不開通的緣故。兄弟之間，你好卽是我好，又何必現出這種驕人的模樣來呢？彼時卜仁聽了，一毫不動聲色，還是平心和氣的說道：「兄弟，你這麼說，就未免太無謂了。今日我們弟兄難得的同在一處，這麼暢談一番，亦不過是大家研究研究，互換知識的意思。至于言語上的工夫，勸化人的本事，我們孔夫子要算得古今頭一個。孟子也不出三名前，爲什麼那時候孔夫子一車兩馬，周游天下，講多少的好話，普勸世間人，還有的人比他是個喪戶人家的狗，沒有主顧，這麼東奔西竄的，你想當時孔夫子這麼一片道德心，彼時亦不過落了

吾道不行  
同聲一嘆

一個布衣終身。後來孟子出了世也學孔夫子的家數。講仁義說道德。彼時的人又罵他是個好辨之徒。究竟當時亦沒有得個什麼好處。然而你們要懂得那勸世的人。這麼苦口婆心。并不是爲功名富貴起見。他居心不過想感化這些聽話的人。大家做個好人。這便合了他的心意。所以孔孟二人的言語。雖然不見信于當時。然而從孔子出世。在周靈王二十年算起。傳到如今。不下二千五百年。後世的人。那一個不尊崇孔孟呢。所以我和你們說的這番話。并不是我信口糊說。亦不過將聖賢的道理。這麼演說演說。至于你說我這個窮字。這是我生計上欠學問。然而我今日雖窮。若認真勤儉起來。該不至于困苦。古言道：（天定勝人。人定亦可以勝天。）兄弟啊。你引起我的話頭來了。我這一張油嘴。又忍不住的要說了。你們願聽不願聽呢。

天與命都  
不能開口  
故可欺今  
使天公曰  
我何嘗難  
你命曰你  
不爭氣於  
我何干又  
將如之何  
哉哈哈

此等迷信  
古今一轍

卜德笑道、願聽願聽、卜義亦接口說道、我實在願聽得狠呢、卜道停了半晌、說道、你講得有道理、那個不願聽呢、卜仁道、兄弟啊、講話總不外乎道理、那有個不講道理的話呢、我想中國貧弱的原因、有句老話說道、（聽天由命）這四個字、敗人的興味、阻人的進步、實在是誤人的祖宗、因此那些不爭氣的人、吃賭嫖穿、游手好閒、到了那窮極無聊的時候、不是說我的命不好、便說這是挽回的天意、開口來、總是（天公難我）（命該如此）這麼一派的話頭、都是寬恕他自己的地步、另外又有一等人、坐在家裏、關起門來、說夢話、說道、（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你想這種人、是事不做、他心裏、總是靠菩薩、靠祖宗、靠天公、靠命運、弄到後來、一貧如洗、他又埋怨菩薩、祖宗、不靈、天公瞎了眼、害得我倒運、我想中國這種人格、用這等思想的人、雖不敢說個個如此、總亦不在少數、因此越弄越窮、越窮越苦、真是

做夢還想發財呢。咳，兄弟，這些話談起來，實在傷心得狠呢。我生了這個脾氣，杞人多耽憂，所以平日賺得幾文錢來，這些什麼茶寮酒館、烟燈妓院的人，那是沾不到我分毫絲忽。然而我這種脾氣，平心而論，未免太形古執了。假如世上的人都和我這一般，他們這些靠此吃飯的，豈不是要家家關門嗎？所以我不敢借這番話去提倡旁人。然而我有我的下情，不能不量入爲出。至于那些殷實之家，豐衣足食的，爺先生們，那亦不妨變通辦理。不過這些游戲場中，總要有個節制，和而不流，羣而不黨，周而不比，樂而不淫。這是聖賢應酬頑笑中的秘訣。如果今天打一場麻雀牌，輸他幾十幾百塊，不關緊的。明天又叫幾個局，擺他兩抬酒，叫個什麼（八打八）（六打六）。我却不懂這些名目，亦不知道何所取義。然而一定照這樣行法，那就未免太放蕩了。若能省却這許多無益之費用，拿來做些有益的事體，豈不是兩

此段和少爺先生們寫照

全其美嗎。所以我這樣的古執，似乎不合時宜。然而比較起來，我量肚吃飯。量身穿衣，到了那充足有餘的地步，或者學點放蕩，總是容易的。曾記得本朝曾文正公說道：（由儉入奢易，從奢返儉難）兄弟啊，我勸你們，還是學點拘謹，爲是不要學那些放蕩之徒，自命風流，弄到後來，必定有個懊悔不及的日子。常言道：（少了一文錢，逼死英雄漢）你看那上海的東洋專夫，不就是那些少爺先生們的後路嗎？他們從前的脾氣，總是講究闊氣，那怕家底窮斯濫矣。他出去的時候，遇着三朋四友，吃之喝之，用之，身上雖是一文沒有，他竟可以打打腫來充胖子。俗言道：（死要臉，活受罪）所以弄得後來機關不靈，原形出現，不得已，找那從前幾個知己的朋友，借點盤川，或是求他薦個飯碗，到了這個地步，竟可以一個都不認識了。咳！想起這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只有個錦上添花，斷沒有個雪裏送炭，口裏說的，是四萬



無限情懷

頑石點頭  
之處

萬同胞。眼睛裏、只有個光緒元寶。兄弟啊。我可恨生了一雙冷眼。又錯生了。一副熱腸。想想這個世界。愈趨愈下。人心越弄越險。我和你們。今日是算是。新世界上一個國民。若不把這家庭上認真整頓。不但是兄弟不和外人欺。只怕我們卜氏一支。就要從此分離零落了。卜仁說得聲淚俱下。不覺得扑簌簌的哭起來了。此時卜義卜道卜德。聽了都有點感情。大家都揩着眼淚。那些女人聽着。亦不知道何以這樣悲傷。都眼淚鼻涕的流個不止。卜仁拭乾眼淚。又接口說道。大凡兄弟。既然不和。久而久之。勢必就要吵鬧分家。如果分了家。就從此和睦了。那亦算得不幸中之幸。然而依我看起來。那些分了家的弟兄。更加上一層的尖薄。絲毫不肯吃虧的。可憐那一對白髮蒼蒼的老人。到做了幾家的奴隸。這房兒媳說他不公。那房兒媳又恨他不死。兄弟啊。這個情景。不必說遠處。眼前有多少的對鏡。都不是這個樣兒嗎。咳……

不平之鳴

這些人的心肝，我竟不懂得什麼做的。常言道：（一床錦被滿床遮。）何等不好，爲什麼要扯得這樣七零八落的呢？各人捫心想想，假如我將來兒媳多了，亦照這樣鬧個不了，你將如之何呢？況且分家事小，多分一家，即多出。一家支用，例如我們弟兄四個，分做四家，一年開支，比從前就要加上三倍。這又何樂而爲之呢？縱使說他分家之後，各賺各用，然而這賺進來的銀錢，來路多，去路少，猶如那萬水朝宗于海，歸攏一堆，公公入公出，豈不是划算得來些嗎？而且弟兄分家，另處總有個長短不齊，弄得好時到也罷了，如果他景况不佳，既屬是同胞手足，說不得不幫助他，與其後來多此一番顧慮，又何如從前緊緊的團在一處不好嗎？所以我想這分家的原因，總不外口角上幾句言語，那言語衝突的時候，有一個絕妙的法子，比如他任性的辱罵我，此時忍耐不住，我可以把他平日的好處想想，或者把我自己經過的樂

鑪火純青  
之候

驚弓之鳥

境。想。點。出。來。彼。時。就。可。以。把。這。口。氣。壓。下。去。了。等。把。和。平。之。後。我。再。想。一。番。言。語。設。法。勸。戒。他。這。豈。不。是。一。個。歡。喜。到。底。嗎。卜。仁。這。一。天。比。長。比。短。用。了。這。一。番。的。苦。口。不。覺。得。腦。筋。用。過。了。頭。目。發。起。昏。來。說。到。此。處。便。閉。着。眼。睛。坐。了。半。晌。慢。慢。的。說。道。兄。弟。啊。我。此。刻。精。神。有。些。兒。不。爽。快。不。能。多。談。了。說。罷。便。起。身。走。進。他。母。親。房。裏。去。睡。了。那。卜。義。便。和。他。兄。弟。在。堂。前。踱。來。踱。去。說。道。兄。弟。啊。我。們。再。不。爭。氣。不。但。是。對。自。己。不。住。真。真。對。哥。哥。不。住。卜。道。說。我。們。從。今。後。大。家。看。破。些。你。讓。我。我。讓。你。兩。個。人。平。均。起。來。就。可。以。滿。門。無。事。了。卜。德。道。那。是。不。錯。兄。弟。總。是。兄。弟。我。聽。了。哥。哥。這。番。話。把。我。的。心。都。說。慈。了。我。這。回。想。起。從。前。來。實。在。是。個。人。不。……卜。德。說。到。這。裏。忽。然。喉。嚨。變。硬。了。說。不。出。來。耳。朵。裏。聽。得。大。門。咿。呀。一。聲。走。進。一。個。老。人。家。來。說。道。你。們。又。在。這。裏。鬧。什。麼。好。好。的。自。在。日。子。不。過。偏。偏。的。要。尋。出。些。閒。話。來。淘。氣。一。

面說著。一面就踱進裏面去了。

(九)

看官，你道這老人是誰，原來就是卜仁等的父親。卜逢時出門回來了，他看見他弟兄三人立在一堆，顏色不和，以爲又鬧什麼口角，所以一進門來，便訓斥他們幾句。後來他三人看見是他父親，連忙的跑向前去，作了幾個揖。齊聲說道：「父親哥哥也回來了，孩兒等適纔談的家務事，並不是吵鬧，你老人家放心。卜逢時笑道：『哦……你們如今亦懂得談談家務事了，這就是你們學問有長進，真是難得的事體。兒啊，你哥哥那裏去了呢？』」卜義答道：「哥哥方纔教訓孩兒等，說了許許多多的話，大約精神有點疲倦，適纔到母親房裏睡覺去了。卜逢時聽了這幾句話，心中十分暢快，想道：『我身子雖然在外面，裏面時刻掛在他們身上，想想我這家務事，將來不知如何了局。不料相』」

隔不多時。他們竟都有點改頭換面的氣象。這真是我卜家風水轉運了一面走。一面想。剛剛杜氏跑出來。頂頭一碰。兩人都打了招呼。卜仁醒在床上。聽見他父親的聲音。連忙跑出來作個揖。請教一句。卜逢時道。兒啊。聽說你身體不爽快。你去安神睡罷。卜仁道。孩兒并沒有甚病。父親放心。停了一刻。兒卜逢時望在堂前。看見那些兒子媳婦裝烟的。端茶的。到廚房煮飯的。大家殷殷勤勤的。服勞不倦。逢時心裏狠爲詫異。心想。從前他們做起事來。你推我。我推你。那一種口願心不願的樣子。擺在臉上。如今何以這麼商量。量一團的和氣呢。便私下和杜氏說道。他們這些晚輩。現在很有點興旺。門庭的氣象。可見得是你在家教導的苦工夫。杜氏道。不是。這是卜仁兒回家之後。天天無事的時候。就說長道短的。開導他們。所以近來他們的心肝似乎都掉了一個新鮮的來了。其實我們這些兒子。總算是好的。不過那

認眞本是好事，過于認眞則鄰于苛刻，天下事所以難得糊塗也。

些媳婦……杜氏說到這裏，停了一會，隨又慢慢的嘆道：「總不見得十分滿我的意。逢時道，這就是你老人家太過了。現在年輕的人，差不多過得去。就算是好的了。那裏能够處處都中自己的意呢。此刻好在他們都到廚房去了，我和你說句本心話罷。想你從前做媳婦的時候，也未免沒有短處。曾記得我母親亦時時在我面前說你的長和短。今日我和你都上了七十多歲，少年的事亦忘記了。所以我們要前後想想破兒女的事，不能不認眞。亦不能過于認眞。今日難得他們有了轉機，這就是我二老晚年的幸福。你一定要苛求完美。那日子長似路，那能夠沒有一句閒話呢。如果世上的人，個個都是全美的，那又用不著什麼官府了。你看得錯不錯呢。杜氏連連點頭道：「這亦是實情。但是我亦不過望他們學好。常言道：（手掌亦是肉，手背亦是肉。）兒子是我養的，媳婦亦是我討的。難道我還有什麼二心不成嗎？」

逢時道：「好啊。這纔是見得到的話呢。」二人正在私私切切的談得有味，那卜仁兄弟和那劉氏等從廚房出來，七手八脚的端菜盛飯，揩桌子，端椅子，拿湯匙，筷子，一刻兒弄得停停當當，卜仁跑向前來，請他父親用飯，逢時即刻走過來，看見這些兒媳，一個一個的站在旁，桌上擺了四碗菜，料理得乾乾淨淨，心裏著實快樂無比，便向那些兒媳說道：「兒啊，你們各人有事去罷。我自己盛飯，不必你們招呼。」卜仁等齊聲答應了幾句，是……是……過了一刻，逢時吃完了飯，他們便預備一盆洗臉水，來了，卜德走向前去，捻了一個手巾，把子遞向他父親，逢時連忙住道：「兒啊，家無常禮，可以不必用這客氣。」我們這平常人家自己可以做得到的，還是自己動動手爲是。老人家勤儉家教

卜德聽了，便轉身和他們大家收拾碗筷，揩拭桌椅，料理清楚，逢時便叫他們坐在一堂，說他今年生意不佳，如今是商務競爭的時代，非有大宗本錢。

不能獨立。不然就要和外。人。那。樣。辦。法。招。股。份。立。公。司。注。明。商。標。合。起。羣。來。大家公。立。纔。可。以。談。做。生。意。呢。如。今。我。年。紀。大。了。受。不。得。辛。苦。了。我。打。算。就。從。此。收。手。你。們。看。得。何。如。呢。卜。仁。等。都。一。聲。答。道。你。老。人。家。辛。苦。一。世。沒。有。享。得。一。天。清。閒。之。福。這。都。是。孩。兒。等。無。用。連。累。你。老。人。家。這。麼。披。星。戴。月。你。老。人。家。這。番。意。思。正。合。孩。兒。等。的。心。意。我。們。有。點。能。力。總。要。替。你。老。人。家。爭。氣。自。今。以。後。斷。不。敢。用。從。前。那。種。脾。氣。了。逢。時。道。兒。啊。只。要。你。們。有。這。點。心。意。做。父。母。的。那。怕。跟。著。你。們。吃。碗。稀。飯。總。是。甘。心。情。願。的。爲。父。的。今。天。有。一。句。話。交。代。你。們。我。一。生。勤。勞。刻。苦。只。落。得。你。弟。兄。四。人。一。個。小。孫。兒。此。外。積。錢。一。道。我。平。素。不。狠。注。意。我。自。問。也。沒。有。賺。大。錢。的。能。力。然。而。我。今。日。已。經。活。到。七。十。多。歲。了。平。心。想。想。我。只。積。了。一。個。德。字。你。們。可。以。受。用。不。盡。所。以。我。有。三。句。秘。訣。傳。與。你。們。第。一。句。能。辦。實。事。的。人。不。要。官。第。二。句。能。辦。公。事。



我却不然  
官也要錢  
也要命也

家庭現形記

六二

的人不要錢。第三句能辦正事的人不要命。能夠照這樣的實行出去。比那萬貫家財。要強似萬倍呢。這個就是我交與你們的家私兒啊。你們從今後。總要各奔前途。先把這切近的家庭上。做得氣象一新。而後各人量各人的能力。漸漸的拿這個治家的法子。推行出去。治各人的地方。把地方自治好了。我們這個中國。還有不強盛的道理麼。今日爲父的老了。風燭草霜。沒有用處了。後來的花花世界。亦看不見了。逢時說了這些話。便氣喘不定。停了一半晌。又對著卜仁說道。兒啊。你是個懂事的人。你這些兄弟。被你屢次的勸誠。個個都知道回心轉念。但是他們習氣太深。自古道（知子莫若父）設或他們後來和你衝突。兒啊。還是你吃點虧。忍點氣罷。皇天總不負苦心人。還有一件事。你內人不曾帶他回來。你母親甚不放心。雖是親戚人家。常住久了。未免有些不便。你可以收拾動身。去接他回來。現在年節不遠。你亦可

以打點散學。一同回家罷。卜仁答應了遵命。隨即去料理行裝去了。這裏逢時又和卜義說了幾句。隨又朝著卜道說。兒啊。除了兩個哥哥就是你。你今日是個福人。上有父兄。下有弟子。你哥哥許大年紀。還未曾得子。我和你母親心裏。是一個大大的缺憾。然而這亦勉強不來的。你今日叨天之福。發財早。得子早。這亦是人生難得的事。但是少年得志。處處要留點餘步。古言道。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用。盡。你今日吃的生意飯。僥倖又開了一個店面。要兢兢業業的一面保守。一面進取。至於兄弟一層。總要顧念是同胞一脈。扯不斷的葛藤。咳。兒啊。我近來精神有點昏憤了。說話亦有點吃力了。恐怕年內都過不去呢。卜義想了半天。沒有話答。應。真是老人。卜道卜德接口說道。不妨事的。這家務事體。從今後。你老人家可以丟開些。逢時點點頭。笑了。一笑。即刻卜仁跑向前來。作揖辭行。逢時又招呼了幾句。那卜義等隨

卽跟着卜仁一路送出大門去了、

(十)

且說卜逢時看見他們弟兄同來同往，一團的義氣，不由得口同心說道，這莫非是我平日積德所致。管他吃了一番辛苦，還有這麼一點收場。我死也瞑目了。心中正在這麼想着，忽然抬起頭來，看見劉氏泡了一碗茶來，後面崔氏又捧了一根旱煙袋來了。說道：公公吃煙。逢時接著一面吃煙，一面向劉氏等說道：你們且一旁坐坐，我此刻無事，且和你們談點心罷。這麼半天，招兒那裏去了。崔氏道：他在睡覺。還沒有起來呢。逢時道：哦……難怪這些小孩子。你們總要耐心好好的撫養。你們婦道之家，上要敬重翁姑，下要教育兒女。至於順重自己的丈夫，那是你們分內的事體。總不可倚著自己的脾氣去壓制他。常言道：（嫁一夫靠一主）又道：（婦人有三從四德）你們

知道了這三從四德。心裏就應該明白些了。今日我們一家大小十餘口，亦難免沒有一個口角爭端。如果你們內裏賢良些，他們兄弟之中有些什麼嫌疑之處，你們就可以早早的設法解散了。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譬如那火種一般，預先撲滅了，豈不省却多少意外的禍害嗎？今日你們都算是我卜家的人種了。我們做上人的，到了這個年紀，活在世上，猶如作客一般。言語之中，前後恍惚也。難免沒有囉呢之處，却是有個上人時常這麼囉呢。總覺得不狠方便。然而到了那沒有上人的時候，自己兒女成羣，想起他從前在世，亦可以同我幫幫忙，做事又何嘗不好呢？而且你們現在生男育女，將來也要做上人的。常言道：（長江後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那總是照樣行的。你們設身想想，假如自己有了許多兒媳，看見他行事不對，言語不是，你們能保得囉呢不囉呢？我最恨的世間，上有等潑婦，上人在

世的時候。他恨我不死。那上人斷氣的時光。他又號天號地。訴長訴短的。哭得嗚呼哀哉。你聽他哭的那番話。真是要同他請個旌表。豎個牌坊呢。咳……可恨……（在世不孝。死了裝鬼叫）這種人。我竟不懂得他是何居心。所以我望你們萬萬不可沾染這種習氣。那上人說得是的呢。我聽着說得不是的呢。我聽他去罷。我此刻說的這些話。都是一尺一寸的。你們做晚輩的。下情。我亦知道。我們做上人的短處。我也不瞞。總要大家聽得過去。可以上下體貼得到。你們看得何如呢。那些媳婦聽了。個個都笑嘻嘻的。答道。你老人家說話。內外周到。我們肚裏的話。都沒有得說了。逢時聽得哈哈大笑。隨又裝了一袋煙。倒在那睡椅上。吃着。一面吃煙。一面摸鬍子。心裏覺得。狠爲得意。那卜義等弟兄之人。正在外面談談講講。一路說進來。逢時連忙問道。你們出去許久。現在將近晚了。你們到那裏嬉戲回來呢。卜德道。我們送哥

哥一路走走，不覺得往返，就耽擱這半天，路上又碰見一個人家打架，扭做一團，後來問及是弟兄兩個，我們便走上前去勸開了，逢時道：「他們爲什麼事相爭呢？」卜德道：「這個細情，亦不得而知，只聽見這一個叫道：『我那樣待你，你還說不好。如果不是我，你只好是吃碗老米飯罷了。這樣的快活日子，你想想看，是那裏來的。』」那一個說道：「你的好處，我領教了，請教，你這源頭是從那裏發起的，你不講你自己，還要管起我來，難道我怕你不成嗎？」說着，就舉起手來，要打他，這一個又說道：「豈有此理，今天除了家法，沒有王法嗎？我不和你說個水落石出，斷不與你干休的。」那一個又說道：「聽憑你怎樣辦法，我是不怕死的，我和你到衙門裏去說罷。」彼時他二人，就是這麼幾句閒話，究竟他們什麼根由，我們亦不曾問他，逢時聽了點頭說道：「哦……曉得了，曉得了，彼時依你們看起來，那一個有理呢？」卜德道：「聽他

斷得公允

衙門八字  
開有理無  
錢莫進來  
可笑可歎

家庭現形記

六八

們的言語看將起來總差不多的一票貨呢。如果內中有個程度高點。必不至於對鬧。既然鬧起來就都沒有理可講了。逢時又道。那麼你們怎樣的判斷法呢。卜德道。我們亦不過將這番情理勸戒他幾句。說道。你們既是兄弟不應該這樣吵鬧。還有什麼官司打呢。這種家官司衙門裏巴不上手的貨呢。一不是搶案。二不是命案。於官府身上毫無干係。那些三班六房差役人等聽說你們是兄弟相爭。他就認做是一票肥羊。到了到了他們口。他們就一定要抬舉起來的。世上打官司的人。每每的弄假成真。如果到了這步田地。要跑都跑不脫了。你們要思量思量呢。那一個答道。我跑什麼。我是一個窮光蛋。預備兩百板子。一面枷。我要把他拖下水去。纔消我這口氣呢。我又笑道。哼……老哥打起官司來。不怕你真窮。俗言道。粗糠還要榨出汗來呢。而且還有一層。縱使你把他弄輸了。你是何人。他是何人。你究竟果有什麼面。

子在那裏呢。我勸你老哥省點事罷。氣死莫打官司。莫說是自己弟兄。就是和外人。三言兩語過了身。就罷了。這條死路。是萬萬走不得的呢。那人聽了我這番言語。便沒有話答。應就這樣糊平息下去了。卜德這樣一五一十的背了一遍。把個逢時聽了。竟喜得心花兒八字開。雙手摸着鬍子。笑道。咦。奇怪。奇怪。你這麼一個浪子。竟懂得這麼一番大道理。真真是難得。難得。說話之間。聽得自鳴鐘響了。十下。逢時便起身說道。兒啊。時候不早了。你們各人去睡罷。卜德等答應了一聲。便一齊歸房去了。彼時卜德剛纔一步跨進房門。他那婆娘史氏。正和那崔氏。坐在房裏閑談。看見卜德進來。便嘻嘻哈哈的笑道。正經人來了。我們不要亂說了罷。卜德道。你們有話盡可以談談。爲什麼又不說呢。崔氏道。叔叔啊。我倒有句話要問問你呢。你們男人家和女人說話。動不動說是教訓你。我們女人和男人說句話。却是刁唆。



從前你們兄弟不和。總怪我們不好。這個冤枉纔叫難受呢。卜德笑道。什麼冤枉不冤枉。大概你們婦人家。總有些見不到的所在。卽如近來哥哥運氣很好。門面越弄越大。你做嫂嫂的談起來。亦狠有臉面。想起我來。還是一個。我不怪我運氣不佳。只怪我不爭氣。所以一切的事體。哥哥嫂嫂總要看待些。然而日子長了。有時哥哥過得去。恐怕嫂嫂又帶不去。其中總不免在哥哥面前囉唆。這麼幾句。我曾記得那一天。你和哥哥在床上坐着。彼時我站在門外。聽你說道。你那兄弟實在討厭得狠。你從今後不要理會他。罷。再理會他。我確不和你住在一起了。嫂嫂啊。這話是不是呢。還有那一天。你靠在床上。對着哥哥說道。婆婆這張嘴巴。真是囉唆。今天他說了我幾句。我那是對他不住。抵了他幾句。後來他不睬我。我亦硬不睬他。省得慣壞他的脾氣。他以爲我好欺呢。嫂嫂啊。這些話冤枉不冤枉呢。彼時哥哥一句都不會開

中善之言  
不可道也

口。我亦不作聲。就。走。去。了。我。後。來。自。己。想。想。亦。不。能。一。定。怪。你。我。家。裏。也。是。這。個。樣。兒。呢。卜。德。這。番。話。說。得。崔。氏。滿。面。羞。慚。他。那。婆。娘。史。氏。連。忙。站。起。來。說。道。你。睡。罷。你。睡。罷。你。的。話。一。句。不。錯。總。是。我。們。不。好。你。明。天。養。了。兒。子。不。要。討。媳。婦。罷。史。氏。這。麼。一。說。又。引。得。大。家。笑。了。一。會。便。各。人。安。睡。去。了。

(十一)

到。了。次。日。東。方。發。白。的。時。候。聽。了。門。外。有。人。敲。門。咚。咚。咚。的。敲。了。半。天。逢。時。醒。在。床。上。便。連。忙。披。了。衣。出。去。開。了。門。看。見。那。人。手。裏。捉。了。一。隻。老。母。雞。問。道。老。人。家。這。裏。果。有。個。姓。卜。的。先。生。啊。逢。時。道。你。問。姓。卜。的。做。什。麼。呢。那。人。說。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昨。天。我。家。裏。弟。兄。吵。鬧。承。那。位。先。生。的。情。意。極。力。勸。散。若。不。是。那。先。生。化。解。彼。時。我。們。就。要。破。家。了。呢。後。來。我。們。想。想。那。先。生。真。是。了。不。得。的。萬。代。陰。功。事。過。之。後。我。仔。細。打。聽。一。番。纔。曉。得。那。先。生。姓。卜。所。

以特地找來。我們鄉戶人家無物可敬，養了這隻老母雞，送來把那先生吃的表。我兄弟們一點心意，老人家難爲你代我。說一句罷。逢時道：這裏是有個姓卜的，但是他昨天出門去了，你這隻雞暫時帶回去罷。候他回來，我和你說到就是了。那人就對着逢時作了一個揖，說道：老人家請你同我代收了罷。逢時道：這個不能，我和他不相識，不便代收，你且回去罷。那人聽了愁眉繃眼，停了半晌，又問道：那先生幾時回來呢？逢時道：不會聽說呢。那人便拱拱手的去了。逢時仍舊關了門，走到裏面，卜義等還未曾起身，便和杜氏說了一遍。杜氏問道：一隻雞能值幾何？你何以不收他的呢？逢時道：唉……鄉戶人家養得幾隻母雞，一天能夠生得幾個蛋，就可以敷衍買點老米回來，煮點稀飯吃吃，可憐。早早晚晚，喔啞的呼進呼出，費了多少時光，纔養成這大的一隻老雞。我想這些苦人家，不是要錢緊用，都不捨得拿去賣的。今

日他捉來送情。雖然他一片誠意，然而想起來，那裏忍得下呢。仁人況且我們家裏隻把雞不算事的，在他心裏，却去了一筆本錢呢。我雖不受他的，我已領了他的情，他心裏亦過得去了。若是說了這麼幾句閒話，就一定要受人家的情禮，那問心又何忍呢。杜氏笑道：你老人家心太好了，只怕人家還嫌少呢。道地逢時道：咳，人在世上總要靠著良心吃飯，如果不要良心，那做强盜的人不一樣發財嗎。逢時說了幾句，便走出堂前，在那裏踰來踰去，此時卜義等都起來了，正在洗臉，看見逢時，照常都請教了，一句逢時又把這一節事情說與他們聽了，卜德道：你老人家行事不錯，依孩兒的淺見，也是這樣回復他，爲是說着，崔氏牽了招兒出來，叫聲公公，逢時笑嘻嘻的，拉着他的手，帶他一路上街去了，剛剛走到十字街口，看見前面推着兩把車子來了，招兒指道：公公啊，那不是大伯伯和伯母嗎。逢時遠遠的看不

清楚，近前一看，果然是卜仁同他妻子楊氏，坐在車上，卜仁等看見逢時，連忙下車請教，遂一路掉轉身來，慢慢的談談走走，不一時，到了門首，招兒便趕忙的跑進去了，一家兒男婦大小都歡歡喜喜的走出門外，接着卜仁夫妻一個一個的打了招呼，便把行李網籃衣箱等件陸續的搬到裏面去了，這且按下不表。

補叙前文

單表那楊氏，本是個鄉戶人家出身，不懂得什麼禮貌。妯娌四個之中，算他生得粗魯些，脾氣亦不甚和順。所以自從到了卜家之後，雖然是勤勞肯做，上下相交，總覺得不狠和洽。卜仁不得已，就把他隨身帶到岳家，住了幾年。早晚教訓教訓，現在比從前，那是迥不相同了。此番初次回來，形式上更覺得親密異常。所以在下，因此想出一番議論來了。

我想這世間人，無論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若是天天相見面，總覺得平平淡淡。

深謀遠慮  
非見道者  
不知

先生之風  
山高水長

談的。不甚稀奇。一經隔了三年五載。初會一面。那一種親愛之情。相對忘言。之概。說不出的滋味。曾記得曾文正公治家的格言。大畧說道。人家兒媳。多了。不必團在一堆。住屋要分作幾處。相隔不要太遠。又不可過近。要使他弟兄。妯娌之間。看不見。却又會得到。有了什麼婚喪大事。一樣可以呼應。靈通。團得攏。散得開。這個法子。我從前不狠相信。如今仔細想想。確是不錯。預先這麼安置好了。不但是他們不傷和氣。還覺得加上一層親暱。睽違兩地。思念一般。這種神情。猶如從前那八股的批語。「不脫不粘。淡而有味。」這八個字。鬚鬢相似。所以楊氏這番一進門來。拜見了婆婆。之後。那劉氏等。便把他邀到後面去了。談了許許多多的兒女情長話。在下亦表說不盡了。

從此之後。他們一家。就這樣和好到底了。後來卜仁熱心教育。就在本地辦了一個私立小學堂。招了些本家子弟。及附近的居民。分班教授。管理一切。

甚爲得法，現在名譽是憂憂叫的，那卜義就在他兄弟卜道店裏管理銀錢，賬目絲毫不苟，他那性格本來生得平和的，所以與這店家狠爲相宜，惟有那卜德一人，思來想去，沒有什麼生計，自恨從前讀書不成，生意又不就，幸喜得弄了一名武學，心想如今這種世界最講究洋務，我到不如張囉點，盤川到東洋去走一頭，或者學點本事回來，一樣把我父母爭口氣，也不枉爲養育我一番，主意定了，便和他哥哥卜仁商議一切，卜仁說道：「這事好，到也好，但是如今這革命黨的風潮利害得狠呢，兄弟啊，你去我狠不放心呢，卜德道：「唉……哥哥啊，人生在一方，死在一處，男子漢大丈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此番主意定了，決計要去。你和我籌點盤川，成就我的志願罷。」卜仁聽了，不便阻擋，便稟告他父親，又和卜道等商量，就湊了百十塊洋錢，兌了日本的鈔票，交與卜德，擇日起行，卜德喜不自禁，便連忙去打聽輪船去了，不

一刻、回來說道、運氣還好、今天（山口丸）郵船、開往日本、還未動身、我已經買了一張二等船票了、哥哥啊、你看看是不是的、卜仁接到手中、看了一眼、隨即和他收拾行李網籃、一家大小兒、哭得爛醉如泥、卜德亦出了一把眼淚、對着大衆說道、父親啊、母親啊、哥哥啊、嫂嫂啊、我自恨從前光陰錯過、了。對大家不住、悔之晚矣。我此番一到東洋、找進一個學堂、認真求學、那些什麼革命黨、我斷不和他交涉、安置定了。我即日有信回來、你們大家放心罷。說着、吃了晚飯、他那父親卜逢時、和那杜氏、不免又重行叮囑了一番、卜德便對着大衆、一個一個的辭行、卜仁等、一路親身送到船上、兄弟四人、談得依依不舍、聽得那船上汽聲、嗚嗚的放了兩遍、卜仁等、方纔起身上岸、從此卜德一人到東洋去了、卜仁等、一路回頭往家去了、在下這部家庭談話錄、亦從此完竣了、至于後來他們弟兄如何情形、且等隨後調查出來、再爲



惟有德者  
居之

報告、惟有那卜逢時和那杜氏二人聽說現在光景有了八十多歲還康健得狠呢、

耐人猛省

看官、這部小說算是完竣了、你看這卜家弟兄四人、從前是何居心、後來是何變相、那卜逢時夫妻二老、應屬何等人格、他那一家男婦大小、何以從前如許之野蠻、後來又是之文明、何者、因何者、果何以優、何以劣、請諸君比較比較、思量思量看、

終

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初版

(家庭現形記)  
(定價大洋五角)

著者 仙源蒼園

評閱者 三門少年老

發行者 文振學社

印刷所 上海南京路集成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文振學社

翻刻必究

上海棋盤街集成圖書公司

販賣所 各埠大書坊

